

錢宗臣

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蓮堂自題



曉
素
頤
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=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
/ 饒宗頤作；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主
編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新文豐，民 92
冊； 公分

ISBN 957-17-1988-9 (全套：精裝)

1. 學術思想—中國—叢書

112.08

92016820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

第十三冊 九卷
潮學（上）
全二十冊

作 者	饒宗頤
主 編	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
執行編輯	單周堯 何廣棟 鄧偉雄 蘇芳玉
責任校對	馬楚堅
美術設計	雷雨
發 行 人	柏羽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發 行 及	高本釗
印 刷 所	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	臺北市雙園街 96 號
	TEL: (02) 23088624
	(02) 23415293-4
	FAX: (02) 23023870
	(02) 23568076
	網址 : www.swfc.com.tw
	E-mail : sales@swfc.com.tw
登 記 證	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 0649 號
初 版	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
定 價	新臺幣 32,000 元
版權所有	翻印必究 (如有破損 歡迎退換)

ISBN 957-17-1988-9 08000000 (全套：精裝)

08000013 (精：第 13 冊)

卷九 潮學 目錄

廣濟橋志／一

潮州沿革志／八七

潮州藝文志／二三五

潮汕地方史論集／九九三

薛中離年譜／一三三一

郭之奇年譜／一四一七

廣
濟
橋
志

目錄

序言 / 五
序例 / 七

一、名稱 / 八
二、沿革 / 一〇
三、建築 / 二八
四、石刻 / 三一
五、文徵 / 四五
六、雜志 / 七〇

附錄

- 一、韓湘異聞錄五則 / 七六
- 二、韓湘子辨四篇 / 七九
- 三、圖片 / 八三

序言

余自少留心鄉邦文獻，弱冠嘗著手輯《韓山志》，訪耆老，徵遺文，連類及之，又為廣濟橋撰志；夫以一橋之細，勒成志書，其例罕覲，而廣濟橋以浮舟作「活動橋」，成為橋梁史上之特例，經茅以昇品評，列為全國五大古橋之一，尤見特色。維時史料所限，綴記殊艱；又未獲見古《三陽志》及郭春震《嘉靖志》，故於宋元建橋顛末，載述莫詳。一九六五年，綜輯《潮州志匯編》，方從《永樂大典》「潮」字號錄出《三陽志》，惜非完帙，此元代所修潮志孤本，乃得重顯於世。《三陽志》纂修去宋不遠，其中「橋道」一項，記載是橋建置始末尤詳，且備錄諸家碑記，橋之沿革，賴以有徵。其特重要者，若肇建者州守曾汪之《康濟橋記》，知創橋之初，本名「康濟」，司其事實為通仕王汲式，始事於乾道七年六月乙酉，落成於九月庚戌，有詳確月日可稽；復有張羔之《仰韓閣記》，知淳熙元年知州事常禕增修浮舟一百零六隻，又構仰韓閣於橋岸之右。兩記皆後此州志所刊削不錄者，其事向來所未知，復得之於《三陽志》，洵可寶也。張君樹人好學能文，據《大典》所記，重撰《湘子橋考》，凡所增益，詳覈有據，足補余前志之不逮。君書頃擬重刊，合余前志暨茅以昇專文共三篇，匯為一帙，命曰「廣濟橋志」，他日欲考是橋史跡，舍此書無從下手，於地方文獻或不無小補也。

潮州自韓愈興鄉校，文風不變，宋時蒞潮官師皆服膺韓氏，多為閩蜀人士，茲橋之建，肇於曾

汪，汪一作旺，字範填，歷軍器少監、吏部郎中，知潮州，事蹟詳《淳熙三山志》（四庫全書本）。繼守常禱，創仰韓閣，厥後更廣弘文教，既序《潮陽圖經》，又輯《古瀛乙丙集》，《三陽志》詳記當日刊刻共三百二十五板，惜乎其書湮沒無存，禱則臨邛人也。夫能敷揚教化者，於建置之務，亦復用力不懈，二者相倚為用，觀於斯橋增建疊修之事而益信，故自來官師無不再三致意，然則是書之輯刊，用意深遠，豈徒述往事，思來者，鉤稽陳跡佚聞而已哉？

舊時碑碣，多為地志所失載，若王源手書「廣濟橋」三大字，字大如斗，體勢近夏承碑，今已無存。崇禎間陳先資修造橋碑記，原石文字為圬者塗蓋，無從蹤跡。康熙楊鍾岳暨道光黃釗所記寧波寺二碑，余輯是志時，原物俱在，得以摩挲椎拓，錄其全文。寺久湮沒，碑亦淪於劫灰，殊可惋惜。楊碑備記當日預役官師職銜，足供考史之用，彌為可珍，與近年大埔湖寮出土吳六奇碑，可互相參證。是碑賴余前志存其原貌，留心鄉獻諸公，搜訪逸文，當能旁及於此，無待余之覩縷煩言也。

壬申端午後十日於香港

序例

廣濟橋附潮安縣郭，跨韓江，閩粵交通孔道也。橋肇造自宋乾道，歷元明清三朝，至今殆八百年，其歷史不可謂不悠久，然纂述猶缺，舊志所錄，裁弗宣意，說者復附會於神仙釋老之言，涉士游方，蓋寡能達其津照矣。予於民國二十四年冬，為《韓山志》，覺文獻之尚足，惜斯橋之無徵，（林大川《韓江記》二。謂棉陽令東園韓鳳翔有《湘橋古蹟》一部，按：其書乃詩文題詠，無裨考證。）輒思譏次，尋文捫石，積月而成書，其興廢沿革，考訂頗費力，蠡測指錐，或得其彷彿，雖不敢謂有裨於職方，諒未曾無少助於訪蹟，若乎史料簡略，故剏輯未周，擇擇不嚴。則有待乎學人之理紛刊誤也。凡例錄左：

(一)本編於人物略存其爵里，修築者系于沿革，題詠者見於文徵，不復另立一門。

(二)碑碣明代有二，餘多清物，時代雖近，亦不廢錄，詩文從各家總集別集輯出，無論美惡，概從登載，至生存人篇什，則從割愛。

(三)俗訛傳造橋自韓湘子，名橋曰湘子橋，故韓湘與橋頗有關係，今掇拾韓湘異聞，用資考鏡，并采饒堂《韓湘辨》，及拙作《考辨》數篇，附錄於後，以正傳說之妄。

一九三六年宗頤識

一 名稱

潮安縣城東有韓山焉，其麓有橋，橫於韓江，曰廣濟橋。橋分東西洲，西洲創於宋乾道間知州曾汪，先後增築者，有知州朱江、丁允元、孫叔謹、通判王正公，東洲創於宋紹熙間知州沈宗禹，先後增築者，有知州陳宏規、林嶼、林會，歷百數十載，橋乃成。橋舊名「濟川」，又曾名曰「丁公」。宣德間，知府王源始更名廣濟，今城東門街內，尚有廣濟橋石碑三大字，題王韋庵書，蓋王源手筆也。俗傳造橋始自韓湘子，因建廟祀於東洲之首，而稱橋曰「湘子橋」，或簡稱「湘橋」。流俗相傳，迄今無以易矣。（俗又傳言東洲創自韓湘子，故名湘子，西洲創自廣濟和尚，故名廣濟，然廣濟實取義於利渡，且廣濟和尚并無其人，鄉民多圖像之，神祀之，其誣妄尤不足辨。）

是橋建於江中石上，言地理者曰，韓山餘脈，自橋東橫江西來，至橋之中段，石根緊縮如線，橋墩莫得而豎，因中斷浮舟以渡，故又名「浮橋」。據姚友直《廣濟橋記》，橋初架木於川，壘石為墩，墩凡二十三，深者高五六丈，低者四五十尺，中流驚湍，尤深不可為墩，則別造舟二十四為浮樑，闌楯鐵鏈，連亘以渡。然水漲輒毀。明時基傾，王源乃寧木伐石重修之，西岸為墩十，洞九，長四十九丈五尺，東岸為墩十三，洞十二，長八十六丈八尺，中斷二十七丈三尺，則仍繫舟二十四如舊。厥後屢經建築，增墩一，合為二十四，舟減其六，為十八，橋今東洲全十二墩，而西洲僅九而已。橋居於江，橫潦湧天，噓氣鼓怒，駿撼郭邑，嚙堤浮陸，臨睨心驚，俗有「湘橋春

漲」之目。橋西接縣城東門，門額大書「廣濟門」三字，橋寬而長，其旁翼以扶欄，繚以危樓，船艘往來橋下，人比之錢塘江中「江山船」云。（見《粟香二筆》卷六。）

二 沿革

宋乾道間，知潮州軍州事福州曾汪，始創西岸橋墩，其後知州事福州朱江增築之。

盧蔚猷光緒《海陽縣志》（下省稱盧縣志）二十二建置略四：「西岸橋墩，創於宋乾道間知軍州事曾汪。」（張士璉雍正《海陽縣志》（下省稱張縣志）二地集「曾汪」作「曾旺」。）

按：周碩勳乾隆《潮州府志》（下省稱周府志）三十一職官表上，列曾汪于宋敦書之前，云：「敦書，乾道七年辛卯，（一一七一）任知府。」（同書三十三宦蹟亦云：乾道七年任。）可知汪爲知府，當在乾道五六年間，其創橋事在何年，雖無考，要在七年以前。朱江爲知府，表亦繫於乾道，而實在乾道何年，則不可知。

淳熙間，通判明州王正公，（按：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職方典《潮州府津梁考》，吳穎順治《潮州府志》（下省稱吳府志）七水利，「正公」作「正功」。）復加增築。知軍州事常州丁允元又增置西岸石洲四，架梁而屋之，民號丁公橋。

《周府志》三十三宦蹟：「丁允元字叔中，（按：一作牧仲）。常州人，淳熙中……謫潮州，增

置韓江岸石洲四。」（阮元道光《廣東通志》（下省稱《阮通志》）三百三十八宦蹟錄八引黃佐《通志》同。）

按：《周府志》十九津梁云：「西岸橋墩，創于宋乾道間知軍州事曾汪，朱江、丁允元、孫叔謹、通判王正公先後增築。」考同書職官表，王正公任通判，（《阮通志》十五職官表六，王正公，崇熙年任，誤。）丁允元任知州，并在淳熙間。（《阮通志》十六職官表七：光宗朝，丁允元，紹興年任潮州軍州事，既列允元於光宗朝，又謂其紹興年間任，殊誤。）不知孰為先後。

又按：黃釗撰道光庚戌《重修寧波寺碑記》稱：「廣濟橋西洲始于宋乾道間知軍州事丁允元，初名丁公橋。」既誤丁允元首創西岸橋墩，又誤允元于乾道間任，其妄不可不辨。

紹熙末，知州事雷州沈宗禹創東岸橋墩。

慶元初，知州事漳州陳宏規又增置東岸石州二，名橋曰「濟川」。

《周府志》三十三宦蹟：「陳宏規，字獻可，漳州人。慶元元年乙卯（一一九五年），增置韓江東岸石洲二，結屋如丁公橋，名曰『濟川』。」（《阮通志》二百三十八宦蹟錄八引黃佐《通志》同。）

按：《周府志》職官表列宗禹於宏規前，而宏規慶元元年乙卯，任知州。則知宗禹為官，在紹熙之末。（《阮通志》十六職官表七：宗禹，紹熙年任。同書一百五十五建置略三十一廣濟橋條，則云：「紹興間，知州沈宗禹」。今按：作紹興者，誤。後來如《廣東考古輯要》十一亦以宗禹

爲紹興間潮州守，乃承其訛。」

又按：廣濟橋舊名濟川橋，蓋始自陳宏規，吳興祚《重建廣濟橋碑》曰：「州守曾汪作濟川橋」非也。又黃釗《重修寧波寺碑記》謂：「東岸築於紹熙間知軍州事陳宏規。」亦誤。

慶元嘉泰之間，知三山林嶼重修東岸之橋。

《阮通志》二百三十八宦蹟錄八。「林嶼（按：同書十六職官表七作「標」，誤。），福州人，慶元三年任知潮州……構濟川橋，以便往來。」

（按：明《一統志》八十亦云：林嶼構濟川橋，以便往來。）

按：《周府志》宦蹟稱：「林嶼，嘉泰間，知潮州，修橋梁」。《阮通志》職官表亦云：「嘉泰間任。」與《阮通志》宦蹟作慶元三年任者不同。考林氏石刻有金山詩，題慶元四年；又有重闢西湖詩，題慶元五年。是林氏官于潮，當在慶元年間。《通志》職官表，府志宦蹟謂爲嘉泰，非也。其所修築橋梁，據盧縣志建置略，蓋爲東岸之橋。

開禧間。知州福州林會復增築東岸橋墩。

按：《阮通志》十六職官表七。《周府志》三十一職官表上，林會，開禧年任。

寶慶中知州龍溪孫叔謹又別增建西岸橋墩。

《周府志》三十三宦蹟：「孫叔謹，字信之，龍溪人，寶慶三年（一二二七），由大理寺正出知潮州……創橋築堤。」（《阮通志》二百三十八宦蹟錄八引黃佐通志同。）

按：明姚友直廣濟橋記曰：「考之圖經，肇建或經二三守，需數歲始成一墩，更數守歷數十餘歲，橋成。」《盧縣志》建置略六。「廣濟橋舊名濟川，西岸橋墩，創於宋乾道間知軍州事沈宗禹，陳宏汪。朱江丁允元孫叔謹通判王正公先後增築。東岸橋墩，創於宋紹熙間知軍州事沈宗禹，陳宏規、林巒、林會、先後增築，而橋成。」（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職方典一千三百三十五潮州府關梁考，《阮通志》一百五十五建置略三十一。《周府志》十九津梁。《張縣志》二地集。《廣東考古輯要》十一津梁并同）。楊鍾岳重建廣濟橋碑記曰：「宋州守曾沈諸公於東洲西洲分營焉，始基之矣。」是廣濟橋實創自曾汪，沈宗禹二人，故今斷自乾道，而略稽舊志職官表，考修橋者仕潮之年，以定修橋之歲，雖不能詳悉，亦可得其大較矣。

元至元初，海陽陳肅重修濟川橋。

《阮通志》二百九十二列傳二十五引黃佐《通志》：「陳肅，字文端……至元初，以賢良應聘賜第，舉署總管府事，修文廟及濟川橋，多惠政。」（《盧縣志》三十五列傳四同。）